

目 录

香港与香木之缘	
——由裙带路、赤柱山与群带路说起	(1)
海盗巢穴	
——香港初期的海盗	(7)
胥民之由来	
——旁及大屿山之胥民	(18)
维多利亚城	(24)
昔日的摩罗街	(28)
名山胜石	
——历史的见证	(32)
望夫石	
——历岁月而弥贞	(35)
宋王遗迹	
——宋王台、二王殿与梳妆石	(39)
侯王庙	
——侯王其人	(45)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	
——学习与革命活动	(49)
名为“龙津”的桥与亭	
——文献中所见的古迹	(57)

龙津义学	
——继承“邹鲁遗风”	(62)
惜字亭	
——修亭缘起及碑铭始末	(66)
缆车·电车·火车	
——兼谈东洋手车、马车与三轮车	(69)
早期的报纸	(78)
判案趣谈	
——斩鸡头与绞刑	(86)
香港的沦陷	
——圣诞节正式被占领	(90)
香港历史的记录	
——古卓峇作于1947	(95)
香港的考古家	(104)
香港往昔的移民	(111)
香港初期的一场禁烟争论	(116)
香港货币史话	(122)
银行区与金融中心	
——兼谈汇丰的发展	(130)
香港早期设立的商行	
——外资创先，华资继后	(136)
法律与判案	(144)
鼠疫与虐畜	(149)
早期的电影与影院	(155)
香港的娱乐事业及其他	
——游乐场、跳舞学院及女子茶档	(162)

大坑口和石塘咀的一段变迁史	
——粗俗与萎靡的交替	(171)
初期太平绅士的职责	(175)
结婚杂谈	(179)
神权在香港	(185)
邓氏家族的铁门	
——锦田吉庆围铁门的经历	(189)

附录

香港历届总督	(195)
--------------	-------

香港与香木之缘

——由裙带路、赤柱山与群带路说起

香港东西长十八公里，南北宽三至八公里不等，面积约七十三平方公里。自明朝末年以来，小岛之名屡有更换，起初只有红香炉、黄泥涌、薄鳧林和香港围等局部地区的名称；后来，有史可查的，则以裙带路、赤柱山和群带路的局部地区名称代表小岛，最后才以“香港”一名沿用于今。

明朝末年，居于荃湾西北、元朗之东的锦田人邓元勋与邓圣岳，分别将黄泥涌、鸡笼环与莆场三处，辟为祖坟。

当时，岛上开垦的农田有数十亩。农人耕田与砍柴，于山间修筑的小路，蜿蜒曲折，上下纵横，人们从对岸遥望，酷似百褶裙之裙带，这是小岛命名“裙带路”的由来。清朝的先后两位两广总督毛鸿宾和瑞麟，在所主编的《广东图说·新安图说》中，皆主是说。按，由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至明代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八百年左右，小岛和隔岸的九龙半岛，属广东的东莞县所辖；而于明代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始，设置新安县，上述地方划归新安县境。

但是，在清朝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新修成的《新安县志》里，把整个小岛书以“赤柱山”三字；另在《新安县志·山水略》中说：“赤柱山，在县南，洋海中，延袤数十里，诸山拱峙，为海外藩篱，有兵防守”，云云。上引，足证小岛又名“赤柱山”之无疑。据称：清初，在今称赤柱的

地方，有一株非常高的木棉树。某年，适逢台风吹袭，许多树木都被摧毁，而唯独这株木棉树，虽枝叶凋零，树皮脱净，主干却巍然屹立，从远处看去，就象一根又粗又赤的木柱。同时，小岛皆为山石，有的山石，草木不生。所以，小岛便有“赤柱山”之名。

我们今天所说的是“赤柱”，不是“赤柱山”；“赤柱”不是指小岛，是指小岛上的一个区而已。

赤柱在小岛的南面，原是一个小小的渔村。海上，天清气朗，阳光灿烂，海水翻波，帆影片片。岛上，苍松翠柏，迎风长啸，奇花异卉，装点山石。如果偷得半日的清闲，邀约三五知己漫步岛上，定会心怀开阔，不存杂念；要是踏足市区窄窄的街巷，自可尝到活蹦乱跳的海鲜，也可跨过街渡，坐在石舫上，斜倚栏杆，举起壶觞，痛饮几杯，火点、石斑和青衣都是上好的下酒物。

倘若你有考古癖，不妨登上山巅，抚摸黄麻角炮台的伤痕，追溯往日它扼守小岛咽喉的英姿。或者，你凝望依山面海的碉楼，巍巍的围墙会向你诉说监狱的森严及以身试法者的下场。

要不，你便在月夜，独自徘徊松柏下，顾盼清影的婆娑，倾听海韵的低唱和渔歌互答。

百余年来，赤柱一面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面增添了时代的标记——现代化的别墅，沿着海岸耸立，招引游人仕女，连袂而来，使清静、沉睡的海滩，掀起一片欢腾。

继赤柱山之后，消亡了十余年的“群带路”复活了。不过，原先的“裙带路”改为“群带路”，音同字异。原因是，小岛开埠之初，英人船只驶来，寻找停泊港口，巧遇赤柱村

姓陈名群的村人，带引至避风港。当初的避风港，为香港仔与鸭脷洲对开的海面，后又迁往维多利亚城一带的海面。当时的维多利亚城，即今香港北面、介于湾仔与西营盘之间的海岸地区。

陈群引领英人由香港仔沿着薄鬼林，到达维多利亚城，是一条盘桓起伏的羊肠小径。后来，渐走渐宽，进而筑成马路，并于道路两旁竖起石碑，一方指向“香港仔”，一方指向“群带路”——维多利亚城。于是，群带路便成了小岛的全名。

以后，代之而起的“香港”，始于何年何月，尚待考证。但，据说自明朝嘉庆始，香港仔附近名为“香港”的小港湾，以转运香木闻名。

【所谓香木，包括檀香、伽南香与沉香等，均称“莞香”。】

檀香，又名旗檀、白旗檀与真檀，为常绿乔木，花呈殷红色，香气浓郁；木材也香气袭人。檀香是制作香油的原料。

伽南香，有伽蓝木、伽南木、棋楠香与奇楠香等别称。伽南香以越南南方占城(Kinam)所产为最著名，故上述名称均为该城之音译。伽南香聚有丰富的芳香树脂，可作薰香的原料。

沉香，别名有沉香水与蜜香树。沉香的树脂分为两类，一类比重大，沉于水，故曰“沉香”，一类浮于水，曰“栈香”，均可作薰香，又有平肝火之功效。

然，上列三种名香，都产于印度、斯里兰卡、南洋群岛，我国海南岛有少量出产。

当时香港与九龙新界所用的薰香，是来自广东省东莞县，所以统称“莞香”。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画家希尔德布兰德笔下的赤柱。



昔日尖沙咀的海湾与沙滩，经过填海后，已为今日梳士巴利道与半岛酒店所在。

莞香，又名“女儿香”，香树本名“古蟹”，也名“栈香”，似不完全同于“沉香”的一种。香树可分两类：一为墨黑如漆，一是深黄如金，但都坚硬如铁，掷地铿锵有声，而又有铁格、黑格、鹧鸪斑与黄熟等名目。

莞香之著名，有史为证：清于乾隆年间，江苏江宁人严长明往访诗人袁枚不遇，在所留信中云：“先生久莅羊城，啖昌华之荔，收东莞之香。”按：昌华，为南汉王刘氏家族于今广州荔枝湾所经营之林苑，所植荔枝均为名种。袁枚是乾隆进士，字子才，曾于江宁筑“随园”，作诗吟乐，也常出游。上文指于羊城勾留期间，尝到著名的荔枝，又收到东莞出产的名香。可知，东莞香木与昌华荔枝齐名，绝非虚言。

东莞所出产的“莞香”，不仅畅销包括港岛与九龙在内的广东全境，而且远销到春秋吴越故地——浙江与江苏。苏州市的阊门，就是莞香的集散地。莞香由陆路运抵尖沙头（尖沙咀），再用小船载往香港仔的小港湾，改以船头犹似大眼鸡的舢船，先赴广州，后转江浙。因此，“香港”乃以小港湾而得名。

可是，昔日的小港湾，于公元十八世纪初（雍正年间）后，竟至于受到冷落而湮没无闻了。原因是，清廷对于东莞香木觊觎已久，于是派遣专员到该县搜集上等香木，遍寻不果，遂杀戮乡民数人以示惩戒。乡民激愤至极，忍无可忍，将香木砍伐殆尽，并相率逃亡。香木之不存，也导致群集小港湾的硕贾巨商烟消云散了。

不过，跟小港湾相依的香港仔，向以丰富的鱼获而受人青睐。每当西边抹上彩霞，或是天空镶着晶莹闪烁的宝

石的时分，游人趋之若鹜，登上旗幡幢幢的游舫，清尝浅酌，让海风拂去身上的尘垢，弃绝耳根的繁嚣，领略渔村的诗情画意。游人遥望隔岸的鸭巴甸山，红墙绿瓦，一派壮观；环顾左近的古垒遗迹，脑海不难涌现将士与海盗争战的一幕景象。

香港的得名，拜大自然之所赐，也拜历史之所赐，让人作海阔天空的遐想，源远流长。

海盜巢穴

——香港初期的海盜

昔日的香港，曾是海盜的巢穴。

香港孤懸于獨鰲洋上，幅員狹小，我國歷代都視為邊鄙之區，素來不予重視。同時，中國閉關自守，鮮少利用航道跟外界溝通，在亞洲和歐洲貿易之前，區區一個小島也不受世人注意。

在宋末和明末，宋代部分忠臣遺民誓不食元粟，明朝逃亡之士不甘事清，紛紛遁迹于香港。然，香港既缺可耕之土地，又無豐富之資源，居于島上唯有依賴大海，捕魚為業。稱為“蜑戶”的原住民，本是南蠻之一，散居于閩粵沿海一帶，頗受歷代政府法律所束，被列作賤民，且不准陸居，于是徙置小島，也以捕魚為業。

其后，九龍半島和香港劃歸廣東新安县所轄，漸而至于清朝康熙年間（公元1662年至1722年），凡廣州跟汕頭、廈門、福州和上海的交通聯繫，必取水道，又途經香港，因此香港漸為世人所知。

移民南下，漁業發展，航運溝通，香港遂成海盜的巢穴。

香港海盜的猖獗活動，可以分為公元1810年以前和1841年以後兩個時期。

前期的海盜活動，以蔡牽和張保仔兩股為最。

蔡牵一股海盗，多在江苏和浙江沿海一带肆虐。但是，蔡牵在清朝嘉庆四年（公元1779年）便遭覆歿。

据《郎潜纪闻》所载，当年闽浙水师攻打蔡牵的海盗船只，经历了两个昼夜的鏖战，把所有的船只都焚毁了，而蔡牵和妻子也一起淹毙于汪洋中。闽浙总督杨师诚于是上奏仁宗皇帝，仁宗大喜，大加赏赐。

不过，水师追逐海盗船只，达千里之遥，又值狂风大作、巨浪滔天，死伤极众。

蔡牵在覆歿前，也受过多次的围剿。例如，葛云飞为水师名将，曾经把兵舰伪作商船，引诱海盗，结果海盗被歼灭不少。他的儿子葛以敦，骁勇善战，能单枪匹马冲入敌阵，屡挫盗贼。所以，海盗曾编了“真逢葛，必不活”的歌谣，而葛以敦更被称作“银枪小葛”。父子二人先后于杀敌中阵亡。又例如，巡抚李恭毅率领精悍将士，驾着兵舰冒涉于汹涌波涛之上，不出一年的时间，便擒获海盗数千人。可是，他并不把所俘获的海盗全部杀绝，只诛灭首恶，其余胁从分子都只遣散了事。因为他觉得，海盗也是百姓，不忍杀死他们。他的言行颇使获遣散的海盗十分感动，改邪归正。在大众中，也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广东真乐土，来了李巡抚，强盗肯回心，百姓不吃苦。”

但是，蔡牵伏诛后，余党头目数十人，仍然集结船只，劫夺海上来往的商旅。江南总督百兰溪采用奇特的方式，劝诱海盗投降。他首先探明贼窝所在，然后单独前往。一群海盗把他邀到船上，切割羊肉牛肉给他吃，又给他喝酒。他照吃如仪，而且从容镇定，向群盗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又许下封官的诺言。结果，只有一个盗匪不肯屈服，其余都

愿意投诚。该船上舱中的一副对联，颇能反映海盗不降的心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同时，也多少可以说明他们所以为盗的原由吧？



大屿山东涌的古堡，是十九世纪初期海盗盘踞的巢窟。

另一股海盗，则以张保仔为首领，闯荡于福建和广东沿岸地区。

张保仔聚众数千人，拥有船只数百艘，活动范围是在珠江口一带，近至东莞县新安县，远达华南沿海。他对于取道香港的商船，都一概强索“过路费”（买路钱），如果遭到抗拒，便杀人越货，毫不留情。所以，许多商旅都把香港视为畏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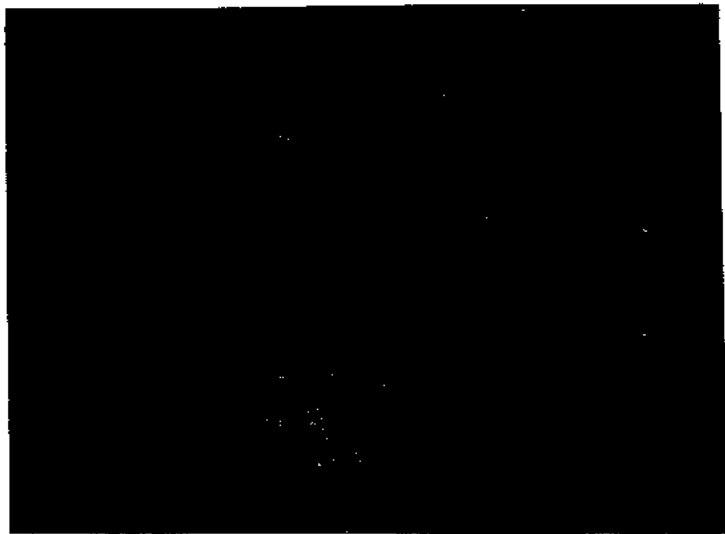
据《谱荔轩笔记》说，一个姓刘的番禺人，他的父亲在安南（即今之越南）营商，一年回来一次。他的父亲在嘉庆初年，由安南回番禺的海上，财物全被海盗抢劫一空，而

人急跳海逃生，幸免于难。他回到家中，因受惊过度，又痛失财物，不久就病死了。刘氏认为，张保仔是几股匪帮中势力最强的，抢劫父亲财物的也必是他的所为，于是朝夕切齿拊膺，要报仇雪恨。

后来，他配备了一把长尺余的利刀，并敷上毒药，藏在怀里。不久，他找到了张保仔盘踞的巢穴，要求他的手下传令，乞求收自己为党徒，张保仔看他至切至诚，便答应了。

每当张保仔出现于众徒之中，刘氏就紧靠他的身边，伺机下手。有一天，张保仔觉察刘氏神色慌张，立即命令左右将他捉住，全身上下搜遍，终于在衣底搜出那把利刀。张保仔面对这种情景，怒目叱责：“你是做什么的？”刘氏并不胆怯，反而厉声喊道：“我要杀了你！”张保仔一听，有些莫名其妙，反问道：“我们彼此无冤无仇，为什么一定要杀我呢？”刘氏回答说：“你杀害我的父亲，难道还不是冤仇吗？”这时，张保仔怒气渐消，详细地询问刘氏的父亲在什么时候与什么地方被海盗抢劫。在听了答复后，沉吟半晌，忽然若有所悟地说道：“杀你父亲的人是乌石二啊！”接着，又解释说：“我当时全班人马是驻守在另一个地方，怎么可能跟你父亲相遇呢！你误会我啦！”说完，他叫左右松绑。他非常赏识刘氏具有过人的胆量，赞叹道：“我杀人家的父亲，杀得多罗！人家都敢怒不敢言，你却敢向我讨还血债，真是难得的一位壮士啊！为了成全你报仇雪恨的愿望，我放你回去。”

这一段史实，说明了除开张保仔而外，还有一个匪首乌石二，同时，说明了张保仔个性中的一个特征。



香港北角宝山道侧的火炮，是海盜张保仔的遺物。

张保仔在香港的巢穴，当是今天的西营盘一带，在歌赋山所筑的壕沟遗迹，也模糊可辨。据称，当时用青砖与蛮石堆砌壕沟两侧，而壕沟深及腹腰间，正可供人伏下，抵御海上军舰炮火的轰击，又能窥视海岸的动静，作好布防的工事。同时，歌赋山岩石陡峭，凿有阶级，并从上而下系着铁链，供众徒攀登之需。在半山腰，更有炮垒的架筑，其间也陈着饭灶、铁锅与铜鼓之属。

同歌赋山相距不远的扯旗山（今称太平山），海拔一千八百三十三英尺，是全岛最高的山峰，俯瞰小岛与海面。因此，张保仔视为侦察站，修建了了望哨台，监视来往的船舶，便于向侧邻山腰的营寨报讯，采取强取豪夺的行动。

然而，张保仔虽然凶悍，人多势大，又有天堑作屏障，

烧杀掳掠，无所不为，逞一时之威，毕竟也只是活动了五、六年的光景（公元1806—1810年）。清廷两广总督不堪张保仔一伙的骚扰作乱，以炮舰硬攻的同时，又运用怀柔招抚的计策，利诱张保仔放下屠刀。

当时，张保仔在软硬兼施之下，终于接受投降，签署了一份悔过书：

“窃闻英雄之创业，原出处之不同。官吏之居心，有仁忍之各异，故梁山三劫城邑，蒙恩赦而竟作栋梁。瓦冈屡抗天兵，荷不诛而终为柱石，他若孔明七擒孟获，关公三放曹操，马援之穷寇莫追，岳飞之降人不杀，是以四海豪杰，效命归心，天下英雄，远来近悦。事非一辙，愿实粗同。

今蚁等生逢盛事，本乃良民，或因结交不慎，而陷入萑苻，或因俯仰无资，而充投逆侣，或因贸易，而被掳江湖，或因负罪，而潜身泽国。

其始不过三五成群，其后遂至盈千累万。加以连年荒歉，民不聊生，于是日积月累，愈出愈奇，非劫夺无以延生，不抗师无以保命，此得罪朝廷，摧残商贾，势所必然也。

然而，别井离乡，谁无家室之慕？随风逐浪，每生萍梗之忧。倘遇官兵巡截，则炮火矢石，魄丧魂飞。若逢河伯行威，则风雨波涛，心惊胆落，东奔西走，时防战舰之追。露宿风餐，受尽穷洋之苦。

斯时也，欲脱身归里，而乡党不容，欲结伴投诚，而官威莫测，不得不逗留海岛，观望徘徊，嗟叹。

罪固当诛，梗化难逃国典。情殊可悯，超生所赖仁人。欣逢大人，重临东粤。节制南邦，处己如人，爱民若赤，恭承屡出示谕，劝令归降，怜下民获罪之由，道在宽严互用。体上天好生之德，义惟剿抚兼施。

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用是，纠合全帮，联名呈叩，伏悯虫蚁之余生，拯斯民于水火。从前冒犯之愆，许今日自新之路，将见卖刀买牛，共作躬耕于陇亩，焚香预祝，咸歌化日于旃幪，敢有二心，祈即诛戮。”

这份悔过书，虽含有相当浓厚的主观与感情的色彩，但并不失却历史资料的参考价值。因为它反映了四个饶有意思的问题：

- (一) 海盗产生的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因素。
- (二) 海盗生涯的种种遭遇与复杂的思想活动。
- (三) 海盗欲洗手不干，改邪归正的矛盾心理。
- (四) 招安政策所收的效果。

蔡牵与张保仔两股海盗相继被歼灭与投诚后，香港曾经安静了数十年，船舶的航行，商旅的来往，不再担惊受怕，“贼巢岛”的恶名也渐为人们所淡忘了。

可是，自1841年1月中英签订《穿鼻草约》，香港割让予英国起，香港沿岸与附近水域又时有大小海盗出没，香港英国当局与中国两广总督也为剿灭匪帮而疲于奔命。

这时期的巨盗之一为徐亚保，他拥有众徒将近二千人，船只二十三艘，并配有火炮十八尊，声势颇为浩大。所以，这股匪帮在海上横行无忌，搞得浊浪滔天，商旅苦之，当